

布爾塞維克

第 二 十 三 期

目 次

中國共產黨爲國民黨軍閥攻下京津
告全國工農兵及勞苦民衆
軍閥衝突的最近趨勢
經濟會議和財政會議
掩耳盜鈴的裁兵會議
一個月來各方革命形勢
國民黨軍閥到後之天津（通信）
南洋工人的經濟鬥爭（通信）
今日之朝鮮
目前幾個主要策略問題的討論（完）
幾段隨感錄
我們的死者——

——沈資田同志傳

——悼袁孟秋楊超等

典 克 韋 廷 任 覺 山 超 典
星 陸 琦 魯 國 思 彰 哉 石 麟 琦
月 吾 仁

一 九 二 八 年 七 月 十 日 出 版

新青年社啓事

本社出版書報及前「人民出版社」、「嚮導週報社」、「中國青年社」、「上海書店」、「長江書店」、「國光書店」所出各書報歸本社代理發售者，現為適應青年革命理論及革命常識之要求起見，特舉行廉價，除「布爾塞維克」外，其餘一概半價出售，大宗批發則定為四折。茲將書目擇要列下：

新青年社叢書

共產主義的ABC

布哈林著

定價大洋二角

列寧主義概論

斯達林著

定價大洋二角

俄國革命運動史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四角

無產階級之哲學——唯物論

郭勒夫著 瞿秋白譯

定價大洋六角

無產階級鬥爭之戰術與策略

斯徒考夫著 瞿秋白譯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共產國際黨綱草案

王一飛譯

定價大洋一角

農民問題

布哈林著

定價大洋一角

中國革命問題論文集（上下）

新青年社編

定價大洋一元

新青年月刊

每期定價大洋三角

布爾塞維克社叢書

三民主義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一角

中國革命與共產黨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三角

中國革命中的爭論問題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

彭述之著

定價大洋二角

海陸豐蘇維埃

羅荷圖著

定價大洋一角

爲國民黨軍閥攻下京津告全國工農兵及勞苦民衆

全中國工人農民兵士及勞苦民衆！

國民黨軍閥的「北伐」已經打下京津了，反革命的青天白日旗遍滿了全中國，豪紳地主資產階級都慶祝他們的勝利，彷彿中國從此可以統一而進於獨立自由了。

但是一切革命的工農兵士及一般勞苦民衆，應當認清國民黨的北伐成功，絕對不是中國革命的進展，只是反革命勢力的強大。中國不獨沒有統一的希望，從此又更加穩固帝國主義利用的軍閥割據相互混戰的局面了！

以前，有些人希望北伐成功可以解決濟案以及五卅以來的慘案，進而達到不平等條約的廢除，民衆可以得到自由，生活也可得到改善；現在的事實告訴我們：那都是一些幻想！

最近國民政府的對外對內宣言，顯然是一種投降帝國主義欺騙民衆的文告，那些「遵正當之手續實行重訂新約」和「勵行法制」「獨免苛稅」「裁減兵額」……與以前段琪瑞及其他軍閥登台時的「外崇國信」「裁兵減稅」「澄清吏治」一類的宣言，完全沒有兩樣！

國民政府惟恐冒犯了帝國主義的虎威，第二次修改的對外宣言，便連「撤退山東日兵」都不敢提出了，連忙聲明以前的宣言是不足爲憑的草案，更加上些「共產黨亦必不容其存在」，以取得帝國主義「友邦之諒解」，進而搜查天津俄國領事館以表示他們對於帝國主義比張作霖還要忠實！這不獨證明濟案將不能得到有利於中國的解決，不平等條約只有層層的加增！更談不到由國民黨來廢除了！

本黨屢次宣言指出這次國民黨軍閥的「北伐」完全是各派軍閥爲擴充自己地盤的混戰，絲毫沒有革命的意義。

現在北伐成功了，國民黨的軍閥得到奉系軍閥內的地盤了，——民衆得到的是甚麼？工人得到的是失業恐慌！農民得到的是兵災匪禍，人亡家散！兵士得到的是數萬生命的死傷；生者七八個月得不到薪餉！商人得到的是加重苛捐雜稅！一班貧苦民衆得到的是兵燹與饑餓！中國得到的是日本佔領山東和滿洲！

現在國民黨的各派軍閥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濟孫李宗仁白崇禧等，都是各霸一方互相衝突的：蔣介石日在企圖如何消滅桂系，馮玉祥企圖怎樣佔有京津地盤。他們之間的每一個都想得到帝國主義的專房之寵，獲得賣國的整個的權利，無限制的擴充地盤與軍隊。將來以「蔣與桂」「馮與閻」為骨幹而互相勾結利用的戰爭，必然會要爆發，造成全國更紊亂更利於帝國主義侵略的局面！這樣又如何能統一軍政與財政呢？只有增加苛捐雜稅加緊對於民衆的壓迫與剝削，又如何「蠲免苛稅」「裁減兵額」「勵行自治」「澄清吏治」「肅清匪盜」呢？更有什麼方法統一中國呢！！

賣國求榮的國民黨，或者還要拿出召集國民會議的招牌來欺騙民衆，但是真正的國民會議他們是不敢召集的，若是召集必定是各派軍閥御用的代表會議，其內容與從前段祺瑞式的善後會議沒有兩樣，我們必須堅決的反對。除開民衆自動起來召集的代表會議是不能有絲毫效果的。

全國工農兵士及貧苦勞動民衆！在國民黨沒有叛變前以工農為主幹的革命潮流，何等巨大而有力，雖強頑的帝國主義亦不敢不讓步，武漢九江的英國租界，也是在那一巨潮中由工人直接收回的，工農生活也得到相當的改善。在國民黨反叛革命以後是如何的呢！工農所得到的改良條件也被他推翻了！苛捐雜稅公債票和紙幣無限的增加！與蘇俄的邦交也被他斷絕了！國民黨拋棄反帝國主義口號而實行與英日美帝國主義親善，以為這樣必定可以獲得帝國主義的諒解，但是帝國主義更利用國民黨投降的機會採取積極侵略中國的政策，日本出兵山東滿洲便是國民黨投降政策的結果！現在日美帝國主義競爭在中國及整個太平洋勢力發展的相互衝突，更加激烈起來了！第二次世

界大戰將由國民黨無恥的投降政策而更加爆發於太平洋了！我們應當認清國民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醜聞中所作的罪惡，同時我們應當防備世界大戰的危險！不論國民黨如何反動，如何殘酷的屠殺革命民衆與本黨同志，但是革命的工農民衆始終是沒有停止其爭自由的鬥爭的。從國民黨反動以來，全國工農在本黨實行土地革命與武裝暴動政策之下，曾經做過極英勇的爭鬥！各省農民尤其是湘鄂贛粵與江蘇的農民反抗封建地主階級的鬥爭與暴動，仍在繼續不斷的向上發展，而準備着大的進攻；上海廣東武漢北方及各鐵路工人因不堪生活的苦痛與政治的壓迫，亦常暴發大的小的罷工，或是準備大的罷工之暴發；各派軍閥下的士兵也漸認識國民黨的反動而趨向於革命的工農羣衆，——他們時常帶着鎗枝離開軍隊來參加工農暴動；全國中小資產階級顯然是不堪忍受國民黨的壓迫與剝削而深惡痛疾現時的政府！國民黨在清黨與登記之後，顯然成爲純粹的豪紳地主軍閥官僚資本家少數人壓迫多數工農貧民的團結！這些事實，只是證明中國革命運動快要走到一個新的高潮！我們應當準備自己的力量，來根本推翻一切反動的統治！

現在帝國主義的侵略日益緊迫！國民黨只是秉承帝國主義意旨而壓迫民衆的工具，我們再不要希望國民黨來收回山東滿洲解決濟案和廢除不平等條約，更不要希望國民黨政府改善民衆生活和統一中國，我們要防備國民政府的秘密賣國外交，我們要自動的恢復反帝國主義與軍閥的民衆運動！爲要達到我們所希望的目的，只有工農兵士及一般勞苦民衆聯合起來，推翻豪紳資產階級的軍閥統治，實行澈底的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的政權！

工人農民兵士及一般勞苦民衆！中國革命到了轉變的緊急關頭！我們只有根據下列的綱領，打破一切白色恐怖的惡魔，起來猛烈的向敵人進攻，組織自己，武裝自己，實現自己迫切的要求，堅決的與敵人奮鬥，才是出路！

反對帝國主義對華的進攻！

撤退一切帝國主義駐華的海陸軍！

收回山東滿洲及一切租界與租借地！

收回帝國主義在華的銀行和工廠！

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

恢復與蘇俄的邦交！

反對世界第二次大戰！

反對新軍閥混戰！

厲行經濟絕交！

澈底抵制日貨！

推翻賣國的國民黨及其政府！

建立工農兵及城市貧民的蘇維埃政權！

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抗租絕對自由！

增加工資，實行八小時工作制！

救濟失業工人！

工人監督生產！

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及兵士耕種！

取消苛捐雜稅，反對苛派軍餉公債票國庫券！

解除地主資本家軍閥武裝，武裝工農！

反對公賣鴉片！

沒收豪紳反動派財產，開辦合作社及農民銀行！

發清兵士欠餉，軍隊財政公開，改良士兵待遇！

廢除軍隊體罰，打倒壓迫兵士剋扣軍餉的官長！

減除學生學費，改良學校設備！

婦女在政治經濟與教育上與男子一律平等！

自動恢復民衆組織與一切活動！

防止國民黨政府的秘密賣國外交！

釋放一切爭自由而被捕的政治犯！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軍閥衝突的最近趨勢

典琦

現在豪紳資產階級軍閥內部的衝突，以蔣桂系衝突及馮閻衝突為骨幹而日益向前發展，西山會議派更得乘時活躍以謀重握政權。在北伐軍未到而將到京津的時候，蔣介石為爭山東地盤而與馮玉祥衝突，因而極力拉閻以抵抗馮的發展，同時桂系也表示與馮要好，藉此為通過河南而插足到北方去，利用馮閻的衝突以從中取利。及北伐軍佔領京津，經過西山會議派的活動，桂系與閻日益接近，進一步排斥馮的勢力於京津衛戍之外，閻錫山積極收編直魯軍，並進行與奉系妥協以代替張作霖在北方的統治。李宗仁通電主張對奉和平，和他遙相呼應；而馮玉祥挽蔣通電居然指責奉魯餘孽勾結黨內反動分子之陰謀。同時，李濟環忙於迎接西山會議派首領胡漢民孫科伍朝樞等回國。凡此種種，都足表示桂系勾結西山會議派聯閻抑馮進而倒蔣的陰謀。所以蔣介石曾一度辭職，而馮玉祥倦動的消息幾次披露於報紙。而所謂遷都問題，召集國民會議問題，亦反映軍閥地盤的衝突而形成國民黨內不同意

見的爭執，如南京政府則將北京改名北平直隸改名河北以表示定都南京的決心，廣東政府，據字林西報載，則曾有主張遷都北京的決議，北京的商會，最近把遷都的主張與裁兵減稅兩事同時提出將向蔣介石請願（字林西報七月廿日），對國民會議有主張不開以免反動分子深入者，也有主張遵照總理遺囑召集者。

這種的衝突，表面上是軍閥爭地盤的衝突，背面便是豪紳資產階級內部的衝突。因為中國經濟狀況是非常之不均衡的不統一的，豪紳資產階級都帶着地主性。因此在政治上也形成了幾個獨立的互相衝突的力量。長江流域是比較地有些民族資產階級的勢力。珠江流域在香港經濟統治之下發展了買辦階級的勢力，他們和西南各省的豪紳地主有密切的聯絡。直魯一帶的經濟，比較南方落後，大地主及舊官僚佔着大的勢力，而和買辦階級勾結。滿洲為帝國主義殖民地，大買辦階級而兼大地主的統治是在帝國主義卵翼之下而鞏固的。至於西北各省，因為經濟落後，不但沒有民族資產階級，而且沒有買辦階級，大地主也是很少的，僅僅是些中小地主的統治，其力

量是比較薄弱，因為他們有一最大的缺點，不能和帝國主義發生密切的關係。目前中國的幾個軍事集團，便是在這種背景之上形成起來的。蔣介石是代表長江一帶的豪紳資產階級而多帶民族資產階級的性質的，他的政治趨向總有幾分改良主義的口頭禪，有幾分希望帝國主義給他們一個發展工商業的餘地。桂系是代表珠江流域的買辦階級及豪紳地主，他完全屈服於香港的治下，撕破一切改良主義的假面具，排斥一切傾向改良主義的動搖分子，實行其最反動的恐怖的統治。直魯軍閥向來代表官僚和大地主，奉系代表大地主大買辦，閻錫山還想做他們的繼承者，這一派忠事帝國主義，特別是對日本帝國主義更忠順。

馮玉祥的地盤，恰恰在陝甘河南，近來雖竭力向海口掙扎，可是山東爲日本帝國主義者直接拿去，蔣介石也有軍隊參雜其間，京津又不能到手，他的固有的基礎，他的固有的社會背景，實在太薄弱了，他沒有有系統的改良主義，也不能執行嚴重的反動統治，只有一些「小惠」的設施，如代農民割麥，設工人浴室，改街名，掃街等事，以欺騙落後的民衆，同時實行抽丁派糧等最野蠻的古之虐政。

以前他不能強大起來，以後恐怕也終久不能發展而有歸於消滅的危險。

現在的形勢，是南方的豪紳買辦與北方的豪紳買辦欲互相勾結以抵抗東南的民族資產階級抑壓西北弱小的豪紳階級。馮玉祥的基本部隊，在連年戰爭中損失極大而且戰線延長幾千里，蜿蜒於蔣閻桂系之脅下，所據陝甘魯豫四省地盤，大部份在雜色軍隊手中，今後只有重謀與蔣妥協或更向閻桂系退讓以自存。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蔣介石雖然力量薄弱，必然利用東南地盛和最高黨部的政府機關甚至向民衆做點欺騙工作抓住長江流域的中小資產階級（汪精衛派之陳公博等極力宣傳反桂系並主張恢復民衆運動以拉住民衆，實際是助蔣介石搖旗吶喊），以抵制桂系，現在更是勾結湘境唐生智軍隊和程潛部隊以壓迫武漢並企圖爆發一個新的戰爭。

總之，國民黨軍閥現在雖然高喊「統一」，但中國不但未比以前統一一些，而且更加分裂些，新的軍閥戰爭無論如何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民衆在新的軍閥戰爭前而應該怎樣呢？我們不希望誰能勝利，也不願祝誰當失敗：他

們的勝敗，對於我們是沒有關係的。我們應該乘他們混戰的機會，整飭我們的隊伍，擴張我們的力量，以另一國內戰爭——被壓迫者反抗壓迫者的戰爭，去抵制這一國內戰爭——壓迫者中間分贓不均的戰爭。

七月三日

經濟會議和財政會議

超麟

國民黨軍閥取得北京天津，他們已經宣布了中國「統一」，宣布了「革命」成功，宣布了「軍政時期」終了，而所謂「訓政時期」開始。這時他們就遇見了許許多多不能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若是在中國未「統一」「革命」未成功「軍政時期」未終了「訓政時期」未開始時，是容易對付的：一切祇推在「軍政時期」四個字就夠了。因為是「軍政時期」，所以苛捐雜稅公債券國庫券等可以儘量的徵收儘量的發行，所以民衆的一切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可以儘量的剝奪，所以民衆運動可以下令「停止」，所以工人農民及共產黨人可以儘量的逮捕拘禁殺戮，所以一切對外交涉可以屈服投降，無廉恥的斷送國家利權

七八二

……總之，因為是「軍政時期」，有錢的就應該送錢，無錢的就應該送命，至於錢與命如何能少送些，則等到打到北京後再說。你敢道半個「不」字，哼，你就是「共產黨」你就應當殺頭！

可是，現在，「軍政時期」終於宣布終了了。於是所發的「空頭支票」就要求照實兌現了，「討債人」一齊都趕來索還欠債，一切困難的問題一齊在國民黨軍閥面前提出來。

這些困難問題之一，就是財政問題。這個問題，國民黨軍閥認為是根本問題的根本問題，財政部官言所謂「蓋庶政更新，非財莫舉，當務之急未有甚於此者」就是這意思。為甚麼？第一，因為以前拿錢給國民黨軍閥的資產階級：銀行家實業家大商人大買辦等，他們要要求償還以前的欠款并保證以後不再向他們無理的強借；第二，因為各派的軍閥地盤肥瘠不同，各人分配所得之國家財政收入也不平均，他們要求重新分配——更適合於各自利益的分配。前者是表現資產階級和豪紳軍閥間的利益衝突，後者是表現豪紳軍閥內部的利益衝突。這二種衝突

都是豪紳資產階級軍閥國民黨統治的致命傷，安得不嚇得他們屁滾尿流即刻召集會議來解決呢？現在正在南京開會的財政會議，到會的是各集團軍及各省軍事長官的代表以及各財政機關的官員，這是國民黨軍閥的分贓會議，討論如何分配從勞苦民衆剝削來的汗血於這些軍閥，使各人都能滿意。但豪紳軍閥要剝削勞苦民衆的汗血，是不能不靠資產階級幫助的（宋子文的經濟會議開幕詞的英文譯稿有一句話說：「政府無財政家實業家和經濟家的合作，是不能實行改造的。」——Government, however, is unable to effect reforms without the cooperation of the firms owners, industrialists and economists.），他們要分配這些汗血也是不能不得資產階級同意的，何況豪紳軍閥與資產階級中間還有許多利益的衝突不能不解決呢？所以在財政會議開會之前就已在上海開了一個經濟會議，到會的是一些大銀行家大實業家大商人大買辦等，這是擴大的分贓會議或預備的分贓會議，這是強盜賊窩家或賊幫手的會議，討論這些窩家或幫手應分得若干贓物。

不意，這些賊窩家或賊幫手——資產階級，要求甚奢

，他們的態度強硬得很！宋子文當開會時對某西報新聞記者說：這次經濟會議是中國銀行家實業家大商人等第一次以政府利益爲自己利益的好現象。其實宋子文說錯了，他應該說：這是中國銀行家等第一次有組織的向政府算賬，干涉政府！

這次經濟會議在上海開會，六月二十日開幕至三十日閉幕，共開了十一天。參加的，名義上是全國的資產階級，事實上祇可算是上海或長江流域資產階級的會議，因爲北方代表被請未到，廣東代表亦然，除上海代表之外，祇漢口代表來了十五人。在這個會議中的表現，是資產階級明白向豪紳軍閥示威：第一，資產階級要求算還舊賬：要求整理舊公債并擔保償還，要求賠償武漢政府時商民的損失；第二，資產階級提出增進本階級利益爲要求條件：廢除厘金，保護貿易，保護工商業，「解決勞資糾紛」，發展交通，廢除苛捐雜稅，保護棉鐵絲糖煤各業；第三，資產階級要剝弱豪紳軍閥的實力——裁兵。

尤其是裁兵的叫喊，可說是這次會議精神所寄託，這次會議并特別發表一通電，要軍閥裁兵。在通電中，資

產階級限制軍閥的兵隊，只準留五十師共五十萬人，軍費全年「至多」一萬九千二百萬元，限九個月後裁盡。這是很不客氣的。在會議上，我們的銀行家等，態度比通電的措辭更加激昂。張公權說：「我人當以打倒軍閥之精神，打倒反對裁兵者。」蘇民生說：「兵九個月裁盡，……每月祇發軍費一千二百萬元，多一個不行！」虞洽卿說：「三個月內兵不裁完，應認為反革命！」我們的虞大買辦說及「反革命」三個字時，聲色俱厲。

我們的資產階級，要鎮壓共產黨工農的暴動，要與北方大買辦大地主爭賣國權爭地盤，就需要擴充軍隊，但現在他們看見賣國權和地盤都已爭到，他們又認為各地工農暴動已被他們鎮壓下去了，於是就覺得這些軍隊的指揮權大部分操在豪紳軍閥的手裏，但軍費仍是要他們出一部分的，畢竟於他們不利，所以就主張非裁兵不可了。

國民黨是許多反革命的階級之集團，國民黨的統治是依靠在許多反革命的階級之上的。資產階級和封建豪紳，同是國民黨統治的二個主要支柱，但資產階級和封建豪紳的利益，除了反共產反工農之外，並不是一致的。現

在，封建豪紳要擴充軍隊，但資產階級要裁兵；封建豪紳要割據中國為變相的封建制度，保存厘金制并增設各種各色的苛捐雜稅，但資產階級要一個集權的國家，統一的財政，廢除釐金等……總之，封建豪紳和資產階級的衝突，從今「革命」成功以後，是一天天的尖銳化了。

經濟會議的意義是如此。財政會議雖然現今尚未閉幕，但其意義我們預先就已瞭解了的。財政會議的目的，說是要統一財政，其實是要分配國家財政收入於各派軍閥使各無怨言。但無論如何，這些目的都是不能達到的。各派軍閥割據的局面底下，財政能統一嗎？當然不能！事實上，閻錫山說，京津收入不敷支出，要求南京政府解款協助，他還肯將財政權交給南京政府嗎？李宗仁代表說，武漢過去虧空很多，要求南京政府賠補哩！他們各自都說收入不夠，還要南京政府協助，他們霸佔各地收入都尚不滿意，而其結果，當然祇有新的混戰。為爭奪地盤為增收財政，新的軍閥混戰是不能免的；因此兵是無論如何不能裁的，因此資產階級的要求是不能實現的。資產階級要豪紳軍閥的軍隊，從二百七十二師減成五

十師，軍費從六萬四千二百六十萬元減成一萬九千二百萬元，這真是幻想。資產階級給豪紳軍閥「多一個不行」，但豪紳軍閥要給資產階級「少一個不行」哩！……經濟會議和財政會議，亦如過去北洋軍閥政府一切會議一樣，一點結果也不會有，祇是表現統治階級的無能及其崩裂而已。

近來社會上一般的反對統治階級的情緒，也影響到統治階級內部來，增進資產階級和封建豪紳間的裂痕，而使統治階級益趨孤立和崩裂。不久的將來，在中國無產階級意識領導之下，全社會反統治階級的情緒集合起來，變為自覺的革命意識，爆發出更大規模的革命運動，以推翻此統治階級，——這乃是我們意料中的事。

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

掩耳盜鈴的裁兵會議 山石

現在國民黨的新軍閥蔣記馮記閻記白記，打下北京，「統一中國」，照例又來談裁兵善後了。

據經濟會議的報告，全國每年總收入僅四萬五千萬元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三期

（包括二五附稅），與曹琨段祺瑞張作霖政府同一鼻孔出氣的南京政府，自然要「外崇國信」，「外崇國信」之下，一切外債的本息，當然要一一按期償付。償付內外債本息，年須一萬五千萬元。這樣，四萬五千萬元的總收入，就只有三萬萬元了。收入是這樣，我們來看看軍費每年要多少？

據何應欽的報告，全年全國軍需七萬二千萬元，而軍事機關（如司令部總指揮部）海軍航空兵工廠等等又月需一千萬元，那麼，全國軍需每年至少八萬四千萬元。

將所有收入都用在軍需上面，尚缺少四萬萬元，所以何應欽說：「軍備若不縮減，不特建設談不上，連現狀恐怕維持不了。」

「維持不了現狀」，所以第一集團軍的第一軍第九軍第十七軍第三十三軍，像煞有介事的開起什麼「軍縮會議」來。據說北京的巨頭（蔣閻馮白李）會議，又要談起什麼裁兵問題。

看罷，裁兵有沒有可能，所謂裁兵，究竟玩些甚麼把戲？

馮玉祥能夠裁兵嗎？馮玉祥的軍隊幾年來沒有發餉，兵士實在餓得久了，他訓練兵士說，打到北京，大家可以享福。這次打張作霖張宗昌孫傳芳，馮玉祥出力實在不少。他所以特別賣力，爲的是佔據天津，奪取北京。

結果非但北京得不到，連天津都不能染指，受閻白的壓迫，憤憤退兵南下。馮玉祥一方面要抵抗廣西派與閻錫山兩邊的壓迫以求生存起見，他就要擴充實力；另一方面要奪取天津以求發展起見，也要擴充實力。老奸巨猾反覆無常的馮玉祥，處此種環境之下，蔣介石如叫他裁兵，他客氣一點回答是，至少天津讓給我，我可以裁兵；不客氣的回答是，馬特皮，我正想裁你的餅頭（閻錫山）的兵，奪取天津哩，你倒反叫我裁兵。

叫李宗仁白崇禧李濟琛裁兵罷，他們正唆使楊森在四川用兵，接濟反馮的樊鍾秀以大批軍火，正做着廣西派統一中國的好夢。他們那裏肯裁兵！

屢次通電主張裁兵的閻錫山當可以裁兵了。不要上當！通電只是隨便說說罷了，他一面通電裁兵，一面天天收編直魯軍的殘部。孫傳芳部下的李寶章部是蔣閻

決定的必須在北京巨頭會議以前收編的。現在已經收編了。爲什麼必須在巨頭會議以前收編呢？爲的是在巨頭會議當中增加反馮的實力。

馮玉祥白崇禧閻錫山都是道地的軍閥，他們不會裁兵的，「我蔣總司令以身作則，辭總司令及軍事委員會主席，又指導第一集團召集軍縮會議，他主張裁兵是真心誠意的。」（有許多小資產階級份子是这样想的）看罷，好個「軍縮會議」，錢大鈞早已聲明（見字林西報）說，裁兵不僅裁第一集團軍，也要裁第二三四集團軍的。其語氣是說，如第二三四集團軍不實行裁兵，第一集團軍也是不裁的。蔣介石果有「真心誠意」裁兵，爲甚麼正在第一集團開什麼軍縮會議的時候，與閻錫山勾結收編孫傳芳殘部的李寶章部呢？因爲李寶章在上海的時候，拿着他的大刀，大殺工人和貧民。有功於黨國，一也；收編李寶章部，可在北方樹植蔣系的勢力，二也；這是收編李寶章部的兩個理由，管他什麼裁兵不裁兵，我主張裁兵原是騙人騙錢的，於我有利時，我就收編，這是蔣介石的如意算盤。蔣介石如老實主張裁兵，爲什麼張宗昌之第七軍許

現部隊之一千數百名俘虜，繳械後，留在南京這樣久又要轉運到廈門重行武裝起來呢？這都不是證明，所謂裁兵都是假的嗎？

無論怎樣高唱裁兵，但是事實先生告訴我們，招兵買馬，擴充實力，每一系軍閥都在那裏竭力進行。什麼裁兵都是假的，還是擴充實力，奪取地盤要緊。

我們就退一萬步說，北京的巨頭會議對於裁兵問題能夠議出各派軍閥兵隊的比例數來（類似英美日的海軍比例數），各派軍閥能夠照着此比例數實行裁兵嗎？又假設各派軍閥能夠照此比例數實行裁兵，那情形究竟怎樣呢？

據何應欽的報告，希望減至八十師共一百二十萬人。換言之，約減去現有軍額百分之四十五，減去百分之四十五之後，每年軍需要多少呢？至少要五萬萬元！以全國收入總數相抵，尚不敷五千萬萬元！這樣的裁兵，還是做不到的，那麼，我們希望他做甚麼呢！

希望軍閥自動的裁兵，何異希望猛虎自動的剝下皮來。軍閥高唱裁兵，他的視線不在於裁兵身上，而在於善後公債善後借款上面。善後公債也好，善後借款也好，

總是進新軍閥新政客的荷包裏去，而還本付息，仍舊是人民的血與肉！

我們人民所要求的，不在於什麼裁兵，而在於廢除常備兵。

人們或者以為廢除常備兵有礙國防。國防嗎？要這些軍閥的軍隊來防國，不是防國而是亡國！五三的時候，濟南四圍的軍隊不下十萬人，被千餘日本兵打得落花流水。防國嗎？亡國罷了！廢除常備軍非但無礙國防，而且斷絕軍閥戰爭的根源。

我們不承認什麼善後借款和善後公債，我們不要受新軍閥所謂裁兵的欺騙，我們根本主張廢除常備兵。

七月四日

一個月來各方革命形勢

覺 哉

自濟南慘案，國民黨公開賣國以後，連小資產階級都憤怒起來，民衆運動有復興之勢。同時各地工農革命，尤其是廣東江西湖南，由退守轉到進攻，開展一個新的形

勢。 僅據國民黨報紙所載，已經看得出幾個特點：就是工農革命，從前不免躁進，現在是有計劃的進攻；從前不免浮囂，現在是力謀深入。 另一方面：兵士運動大有進步，有的殺官長攜械加入紅軍，大多數同情工農，或者守中立。 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禁不起國民黨壓迫，亦漸漸認識革命，無論國民黨怎樣造謠共產黨殺人放火，共產黨不要小資產階級，事實上除開作惡太多，真怕燒殺的豪紳貪污外，大部分同情或不反對革命了。

下面是最近一月內所得的情形：

江西——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毛澤東朱德所部退出湘南時，實力並沒有損失，朱毛入江西，佔領了永新、甯岡、遂川等縣；反動軍隊楊如軒一師和毛澤東開戰，被毛部趕跑，其八十一團被紅軍打敗於遂川縣的五斗江，七十九團被毛部繳械三營後，又在永新被朱部打散了。 楊池生部王均部自吉安來援，被紅軍避實擊虛，繳械三百餘，仍潰向吉安去了。 永新、甯岡、遂川、萬安、泰和等縣城成立蘇維埃很多，正在分配土地及肅清反動派。 毛朱部退到江西，略事整理：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

代表，朱部編為第十師，毛部編為第十一師，朱兼十師師長，毛代十一師長（本任周子清受傷），另一教導大隊，機關槍大砲甚多，朱部二十一團，毛部三十一團戰鬥力最強，反動軍隊見了就害怕；各縣赤衛軍齊集永新附近的亦有一萬餘人。 七月一日南昌信：贛西方面，上自萬安，下至峽江，西至蓮花，東至永豐，均為共黨出沒之所。 萬安遂川寧岡尤為共黨大本營，吉安雖常駐有大隊，亦常不安。 吉安各市聯防，購有槍械，先後被小股共產軍繳去。 吉水的水南南沙二處，為共產軍第七八縱隊常川駐紮之所。 這是贛西方面形勢。

贛中贛東贛南：安福曾被紅軍包圍；興國、等處，亦新交界的地方，已形成割據，尋鄔曾被農軍佔據，鄉村仍在農民手裏；信豐、等處鬥爭仍是激烈；弋陽、橫峯被反動軍殺農民三百餘，現弋陽三分之二橫峯二分之一仍在農民手中。

又李濟琛電稱：毛朱有窺入贛南之勢，汝城何介青部忽開入贛南，倘被勾結，為患更大。 借此亦可見工農革命軍的聲勢。

江西兵士很動搖，二十八師在贛東出發，有一營叛變上山，二十七師八十一團在萬安西北鄉叛變，一連一連的跑到朱德部下來，八十團在泰和勦匪，有一排跟匪上山去了，南昌兵士開小差的每天有幾十個。

大約是六月初旬，毛朱部向湖南出發，據魯滌平打給譚延闓的電，說：「共匪毛澤東朱德有衆萬餘，快槍五六千枝，大砲機關槍稱是，謀竊佔湘贛邊境爲生聚訓練之所，已向贛之永、蓮、寧、萍，湘之茶、攸、酃、桂發動，現正電請贛軍會勦。」於是湖南各地紅軍，立時又變守勢爲攻勢。

湖南——據申報六月二十日長沙通信：此次共黨重來，除在湘南湘東正式攻城掠地外，並密令全省共黨，一致動員，大舉暴動。大概湘東方面爲毛澤東朱德袁文才部，湘南方面爲周文陳光保等，平江方面爲余賁民部，湘西方面爲賀龍部，此外潛伏各地之共黨及工農自衛軍游擊隊亦不在少數。

先說湘南湘東方面：申報十九日長沙信：共黨由贛邊軍入湖南，在寧遠、酃縣、桂東、資興、茶陵、攸縣一帶

攻城掠地，全境陷於赤色恐怖之中，駐郴桂的許克祥部不敢進剿。各縣紛紛告急。耒陽縣電：支日共黨劉泰率樹一等率黨人千餘，分四路向城進攻，東路由李樹一指揮，南路由劉泰譚忠指揮，西路由李天柱羅彙指揮，北路由鄧宗海資桂林指揮，……到處燒殺。永興縣電：此次共黨由贛經酃縣入境，約千餘人，假清鄉隊名義，先將三區團局主任職員十餘人悉數殺死，團兵死二十餘人，旋至十一區將團共會職員慘殺十三人，兵士二十餘人，時縣清鄉委員謝飛雄率隊經過，被匪亂標殺死，再至第九區焚燒何家莊。……請速派大兵往勦。郴縣電：共黨李才桂等率衆千餘，槍三百，分援永豐、秀才、西鳳三鄉，焚殺永一清共會及民房數十棟，請調大軍往勦。其餘相繼來電請兵者有資興常寧桂陽寧遠等縣。

廿三日長沙信：寧遠縣城既三次失陷，茶陵、藍山、資興等縣均在共黨包圍中，安源工人亦有警耗。寧遠縣電：陳光保周文十六日三佔縣城，聯衆數千，勢益更暴，並圖大舉；人民扶老攜幼（指豪紳），遷避道縣，務懇飛調大軍救援。茶陵縣電：毛朱等達萬餘，勢甚兇猛，鼓

吹農民，大肆猖獗，現反攻茶陵，抵衡無方，求生乏術，哀懇電請贛粵兩省會勦。藍山縣電：屬縣萬山重疊，陳光保聯合共黨千餘人，鎗六七百枝，盤踞其間，如虎負嵎；懇迅派大軍馳勦。資興縣電：八日共黨首領黃義藻李奇忠曾昭文袁作霖伍業進等，率二千餘人分二支攻城，一由東鄉彭市直攻縣城，一由大渡至北鄉七里山轉由東江來城，縣城雖保無恙，而四鄉被匪燒殺無遺。

又信：周文攻陷寧遠後，即派隊分攻道縣、永明、江華、陽明。各縣紛紛告急，稱寧遠蘇維埃聲勢浩大，許克祥軍隊已不能戰，無法抵禦。陽明縣已被佔領。

廿五日長沙信：甯遠被陷，道縣新田永明江華藍山祁陽均在圍攻中；而寶廣郴州耒陽宜章臨武鄧縣醴陵茶陵平江等縣紛紛告急。當局又據密報，共黨調動長沙附近黨徒入城，或假託訴訟，或託名謀事訪親，准期暴動以圖大舉，當即特別戒嚴。

廿六日長沙信：瀏陽來電：六軍開贛，共黨竄入瀏界，聲勢浩大，人心恐慌，懇飛調大軍接防。

又信：毛澤東朱德為共黨中最巨者，各擁衆數千，有

機關槍迫擊砲與快槍，並非烏合之農工軍，故得擾亂湘贛，年餘未息，現已派吳尚部的一師熊震二師程澤潤在湘東醴桂茶攸等縣堵勦。

平江方面：自閻仲儒部回平血洗西北鄉，殺農民二千餘（羅納川陳弗章均殉難），燒八十餘里，不准農民耕田，但是革命並不能鎮壓下去且益高漲。月前農軍攻陷平江金礦局，殺員兵三十餘人。閻部兵士，憤閻屠殺，激起階級覺悟，有六連兵士意欲殺閻，占領平瀏，撲攻長沙，被閻覺察，祕調兵包圍各連，各連知道事洩，即攜械圍攻長壽團部，殺官長二人。立即加入紅軍，佔領長壽獻忠兩鄉。

於上面這些消息看來，湘南湘東除少數城市外，已全入於紅色勢力。可注意的，一是紅軍不注重攻城，務求革命深入各地民衆；二是搜殺剷共委員團防職員如甕底捉鼈，可見豪紳在民衆中全是孤立；三是當地駐軍許克祥蔣石生部不敢進攻，直到現在（已一月多）除湘東有吳尚軍隊出動外，湘南尚無省軍前往，尤其是閻部加入紅軍，實反動軍閥越發恐懼。

湘西方面：十九日長沙信：賀龍殘部多伏鄂川邊境，湘西慈利石門桑植大庸仍有賀龍殘部活動。

桃源北路，石門南路，農協已公開活動，搜殺豪紳。

駐湘西的第二軍同何健軍士兵均傾向革命。湘西豪紳大概可分三種：一種搬到城市做生意，鄉村不要了；一種買槍回鄉辦團同工農拚命；一種投降工農，只求保全性命，土地財產由農協沒收。

廣東——自海陸豐縣城失陷後，消息比較沉寂，惟東江各縣，農村尚在紅軍手裏，日來又有恢復割據之勢，原因是國民黨軍屠殺特慘，紅軍所不能保護的地方，幾於燒盡殺絕，尤其是強姦，這是農民最動公憤的，因此許多從前中立的村莊，現在也參加暴動。

最可注意的：鄧彥華報告：小學生多染受共產化，因現在各校教員多由中學生充當，教育前途，殊為危險。黃旭初說：我們可以消滅共產黨勢力，無法消滅共產黨的宣傳。汕頭善後會議說：鄉村農匪不見得多，無奈到處農民捐錢送米，不愁給養；官軍往勦，農民替他偵探，軍少易受彼襲擊，軍多彼又他逃。可想見東江方面革命之

深入。

瓊州自陳銘樞到後，先後殺農民二三千人，但鄉村蘇維埃仍是繼續前進，大概赤軍與反赤軍勢力尚在平衡間。

此外各省，陝西自李雲龍反馮混戰，農民革命突起，李部下旅長許全忠率所部加入暴動，華縣渭南涇陽醴泉等縣農民組織革命軍，搜殺豪紳，華縣已成立蘇維埃。湖北東部南部中部農民游擊戰爭並未停止，許多農民到處找尋共產黨去指導。四川涪州南川等處有平民革命軍，農民自衛軍等組織，聲勢甚大，到處宣傳土地革命，階級鬥爭。山東人民受日軍蹂躪，又痛恨國民黨投降日本，不准人民反日，到處暴動，秩序大亂；山東共產黨正積極指導革命運動，濟南市及各處遍貼共產黨傳單。雲南南方農民暴動，圍攻通海縣城，近屯集箇舊的雲滄山（形勢很好，前唐繼堯屯此，復奪取雲南），組織蘇維埃政府及勞農軍，聲勢很大。浙江紅軍（？）數千人圍攻平陽瑞安縣城，在鄉村實行土地革命。江蘇農民游擊戰爭，仍在進行。

土匪之革命化，亦是近來一件可注意的事。國民黨

統治省分，除有工農革命的地方外，其餘無處不是土匪。其有革命傾向的，如江蘇溧陽的匪，稱奉天承運共產軍，太湖的匪稱天下第一軍，皖南的匪，不殺工農，只殺豪紳，綁票不索贖，是豪紳就殺，工農就放。河南紅槍會槍殺民團團長韓某等。

此外城市運動，前因受嚴重壓迫，歸於沉寂，近亦有復活趨勢。如上海漢口長沙寧波廈門反日運動，積極檢查日貨；長沙反對交涉員毛鍾才，寧波搗毀日貨商店，上海實行處罰奸商，國民黨也無可奈何，「反日遊行，檢查

日貨，貼反日標語，以反革命論罪」的禁令，無法執行。工人運動，如上海絲廠五萬多人罷工，錢大鈞嚴令禁止，並緝拿工人領袖，相持二十餘日，結果還是不能不對工人方面稍微的讓步。

總之，這一月來，中國的革命運動已經抬起頭來，工農革命勢力的高漲，加上城市中間階級的怨望，以及資產階級的不滿，很容易匯合起來，為全國總暴動的局面，發展以至於完成中國的革命。

七月四日

本報 啓事

年來在國民黨剝奪言論出版自由及新聞檢查之下，一切真實的消息，尤其是各地方的黑暗統治及工農暴動情況，大都被掩沒不彰。本報為中國工農被壓迫者的喉舌，以指導正確的中國革命路線為職志的，本報歡迎各地革命同志關於各地實況的通信。各地共產黨部及共產黨黨員尤其不要忘記了為本報按期通信的義務。讀者如有關於革命各問題來與本報討論，本報尤其歡迎。

國民黨軍閥到後的天津（天津通信）

任彰

△北方的軍閥衝突內幕

△天津工人的爭鬥

△國民黨的白色恐怖

自北京陷落後，馮閻等爲天津地盤及收編直魯孫軍殘部問題，衝突異常劇烈。當時馮玉祥一面勾結徐源泉在津對張褚倒戈，一面派大隊捷足先登進佔天津四郊，塞閻氏前進之路，冀圖奪取天津；然結果京津地盤，終在爭相效忠於帝國主義的角逐之下而入於新軍閥最封建而買辦色彩最濃厚的閻氏掌握，於是閻氏遂利用此優越地位收編直魯孫軍這多數武裝殘部（甚至已與馮有勾結之徐源泉亦拉入閻氏部下）。馮氏因自己完全陷於失利地位，遂一面將大隊屯住四郊，而便衣隊等則在天津劫掠，實施根本破壞天津秩序的毒計，以拆閻錫山的台。閻氏對此除一面乞憐於帝國主義外，即下令對便衣隊「格殺勿論」。

以上衝突反映在國民黨黨務方面，愈加糾紛。天津除黨務指導委員會外，尚有所謂反動分子把持的市黨部三

個。北京且在三個以上。其內部約爲閻系之新中會，馮系之實踐社，蔣系之同盟會……等，各爲其主的終日假借清共以排除異己。最後一派，一方既不滿意國民黨之腐化，一方又認C P的行動是過火，持懷疑態度。

至黨軍進佔京津後的設施，除掛青天白日旗和假借清共剷除反動分子自相反噬外，便是對於我們所實行的白色恐怖，或收買工會領袖以欺騙羣衆的勾當。閻錫山的警備司令傅作義昨已下令禁止工人集會結社罷工，北洋紗廠工人領袖四人爲辦工會被捕，十九日恆源紗廠工人罷工且被軍警開槍轟擊，打死一人傷二人，並下令通緝工會領袖。昨已步張作霖之後塵，搜查天津俄國領事館，但沒有搜查出什麼。

在黨軍初到之時，多數羣衆，尤其是向來沒有和我黨接觸過的羣衆，呼聲是「南軍來了，工會又公開了，我們應當幹一下」，對於改良自己生活的要求非常迫切。後來受了黨軍壓迫，才知道南軍和北軍一樣。

恆源工人的罷工堅持了五個鐘頭，被軍警開槍鎮壓下去，不過目前尚未完全結束，且有部分勝利的希望。廠主態度現在轉趨軟弱，並未開除工人，且派人來講和。死者已自動撫恤二百元，傷者先給醫藥費。羣衆情緒轉高漲。大家都說：如果不答應我們一點要求，我們還是要幹。北洋的工人被捕去四人，警廳不收，發回原署取保，其原因關係警廳以工人并無不法行動不要逼之太甚。津浦路工人前次突然懸起工會招牌，目前組織欠薪維持會

，向路局索薪，並在路局交涉一房子辦公，羣衆已極踴躍加入，已定日內開工會委員會。天津總工會曾發了許多傳單佈告提出工人的經濟要求，羣衆十分歡迎。要之天津工人及一般民衆目前革命的情緒甚好，他們大部分都了解了來京津的青天白日旗軍閥現在與張作霖張宗昌等五色旗的軍閥沒有兩樣。北方民衆以前在奉系軍閥底下對於國民黨的幻想已大部分打破，而將很快的爆發一反國民黨的運動了。

六月二十三日於天津

南洋工人的經濟鬥爭（南洋通信）

達思

這篇通信，雖然是今年二月間寫來，所敘事實隔現在已有半年以上，但因南洋情形向與國內隔閡，尤其是近年新興的勞動運動，更爲國人所未悉。這篇通信使我們知道，中國國內勞動階級的鬥爭已波及遠居南洋的僑工矣。從今，久在居留地帝國主義及中國資本家鞭策底下做奴隸牛馬的同胞，也奮起爲爭自由解放的鬥爭，國內無產階級隊伍中，又聽見遠遠地崛起一枝生力軍遙爲呼應了。記者

數百年來在英國帝國主義者統治底下的南洋——馬來半島殖民地；在牠的高壓政策，愚民政策，資本侵略底下的馬來，中國，印度，爪哇等二百萬被壓迫的人民；在牠的「合理式」的雇傭勞動，牛馬動作，奴隸待遇，迷信欺騙，麻醉威嚇，狗仔制度等條件下的百五十萬工人階級及小部分的農奴貧苦平民：當他們未認識自己的地位，要求民族自由，要求階級解放的時候，誰也以爲他們將永遠是帝國主義者的馴服奴隸順民，將永遠不會起來反抗他們的

統治者。

不錯，一大部分的馬來，印度等被統治的人民，還是保守着他們的睡眠狀態，甚至一般資產階級買辦豪紳教徒等已是宗主國的忠臣家狗一致的幫忙帝國主義者劃策：怎樣統治殖民地，怎樣壓迫工人和農民。

但是，現在馬來半島的工人階級，已經打破過去的睡眠狀態，漸漸的有組織起來了，已經開始領導被壓迫的民族起來謀解放了，已經跑上革命的最前線與統治階級宣戰，反抗，作過幾次的鬥爭了！

這幾次的鬥爭，也有失敗的，也有勝利的。但是他們并不問是失敗或是勝利，他們只有日日的團結起來，時時刻刻準備他們的爭鬥，他們只有前進衝鋒，積極的鬥爭，由日常的經濟鬥爭到政治革命。他們的目的是：打倒英國帝國主義，實行「民族自決」，由各被壓迫民族的工農兵士奪取政權組織蘇維埃。

現在南洋工人的組織是怎樣呢？只就中國工人方面來說：職工運動已有三年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赤色工會的組織，在南洋總工會指揮下的有柔佛總工會，馬六甲

總工會，檳城總工會，吉隆坡總工會，芙蓉工代會及樹膠，錫鑛，煤汽燈，海員，洋務，鞋業，軍港，店員等二十餘個工會，會員四千餘人，工廠委員會及地方委員會亦已開始組織，許多遊民無產階級的三星黨羣衆，許多原有的行會組織的工人羣衆，已經漸漸覺悟起來要求參加他們自己的組織——共產黨所領導的赤色工會。總之，南洋工人階級的組織，只有日益發展與擴大。

他們的鬥爭是怎樣呢？

(一) 叻思錫鑛罷工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間，叻思錫鑛工人，因英國廠主無理開除工友十人，三百餘中國工人及少數的印度工人，一致起來罷工。他們的條件是：

- 一、恢復十名工友的工作，并在開除期內照發工資；
- 二、以後不得藉故開除工友，如要開除者必須雙方同意；
- 三、八小時工作，如超過八小時者，一小時算兩小時的工資；
- 四、紀念節日停工，「五一」一天，「雙十」一天，

新年三天，并照發工資；

五、工人因工作傷病者得入一號醫院，費用由廠主津貼，并在傷病期內照發工資；

六、在罷工期內發給工資。

罷工委員會的代表就將各條件到華民政務司處交涉，打案爭辯，結果，完全照條件答覆，不滿一週就復工。

這是最光榮的南洋第一次的經濟鬥爭。

(二) 星洲木廠罷工

去年十一月間，星洲木廠工人因要求加薪，廠主不答覆，百餘工人起來罷工，爭持數星期，因紗主與帝國主義勾結，派武裝馬打（警察）壓迫工人出廠，另招新工開工，罷工遂失敗。

(三) 星洲樹膠廠罷工

木廠罷工失敗後，星洲振成豐樹膠廠工人因反對無理開除十餘名工友及三次的減薪，全體二百餘人起來罷工。他們一致的奮鬥到底，反對減薪，恢復被開除的工友，懲辦惡工頭符于坤，每月三號須發工資。

但是結果，廠主工頭與帝國主義勾結，派大批武裝馬

打來驅逐工友出廠，另招新工。工友們又要煽動新工同盟罷工，但帝國主義者彈壓太嚴，終於失敗。

(四) 麻坡汽車罷工

這一次的鬥爭，多數是馬來工人及少數的中國工人參加。一月間，因居留政府加抽車牌稅，由每年四十八元增收至百二十元，工人反對，六百餘人自動起來罷工，二小時內星洲與麻坡斷絕交通，影響極大。

但是一方面因為帝國主義者派大批武裝馬打走狗暗探出來彈壓罷工，強迫工人開工，如車主不令工人開工則干涉車主，宣傳罷工是車主使工人失業的，又佈告增加車價與車牌稅增加的數目相抵使工人無所損失；一方面亦因為汽車工人多數沒有組織的，所以結果仍復工。

(五) 星洲鞋業罷工

陰歷年關，星洲鞋業工人因反對店東不設酒款待工人及要求增加工價，每雙鞋加工價百分之四十，店東不理，數百人就開始起來罷工，現在已擴大至二千人罷工，廣府，客人，海南人同時罷工。這一次的罷工，工友是有相當的準備的，工友罷工後仍在店內吃飯，店東如不開飯則

打。罷工委員會宣言如店東不完滿答覆，罷工羣衆即回答他們一個紅色恐怖。嚇得店東老板終日不敢出門，帝國主義者亦不敢再用他的老法子以武裝彈壓罷工羣衆。現在如店東一日不答覆，罷工日加擴大，且總工會已領導全南洋工友們作精神上物質上的援助，相信這次的罷工，必有相當的勝利的。

今日之朝鮮

(一)

朝鮮是一個農業國家，大部分的住民以農爲業，近代的產業發展的程度很幼稚，並沒有強大的土着資產階級，也沒有廣大的產業勞動者羣衆。

(一)職業別人口表(一九二五年末)

朝鮮內朝鮮人總數	一八·五四三千人
農業及林業畜牧業	一五·四四一千人
工業	四二二
漁業及製礦業	二五二
商業及交通業	一·一五三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三期

照上看來，最近南洋工人的鬥爭，是積極的經濟鬥爭，工人生活的痛苦，失業工人到處皆是，工人階級革命的熱烈情緒，他們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團結起來上前去併命爭鬥，才是出路。英帝國主義者蓋棺材的日期，愈迫愈近了。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於新嘉坡

韋國

公務及自由業	四二二
其他	八五三

(二)生產物價格表(一九二六年)

總額	一八〇·八六八萬元
農產額	一三〇·〇四四
工業產額	三三·三七八
水產額	九·〇三三
林產額	六·〇〇〇
礦產額	二·四一三

日本帝國主義者，不獨在朝鮮民族的上向途程上便在

七九七

全經濟發展上，也是很大的妨礙，然而歐美資本——直接的日本資本帝國主義下之朝鮮，舊時的社會關係急速的被牠根本破壞；同時，在榨取的過程中必然的使朝鮮的產業有數量上的發展。

(三) 貿易增加表

一九一〇年	輸入	三九·七八二千元
	輸出	一九·九一三
一九二七年	輸入	三八三·四一七
	輸出	三五八·九二四

(四) 公司增加表 (總公司設在朝鮮者)

一九一一年	公司數	一五二
	總資本	三九·七六六千元
一九二五年	公司數	一·一八九
	總資本	四三二·七八一千元

(五) 工廠增加表

一九一一年	工廠數	二五二
	資本	一〇·六一三千元
	生產品價格	一九·六三九

一九二五年	從業者	一四·五七五
	馬力數	六·〇五八
	工廠數	四·二三八
	資本	二六五·八五三千元
	生產品價格	二二七·二四九
	從業者	八〇·三七五
	馬力數	三三·九四九

特別在計劃或實施中的「產米增殖」「鐵道網」「雜谷增收」等案，一旦完成，並有大規模的水力電氣公司實現，朝鮮的產業將完全顯出一新的面目。

(六) 產米增殖計劃內容

完了年限	十四個年 (一九二五—三八)
總事業費	三五·六九二千元
增收概量	三·二一八千石
事業施行面積	三五〇千町步

(七) 鐵道網計劃內容 (第一次計劃)

完了年限	十二個年 (一九二七—三八)
總事業費	三〇〇·〇〇〇千元

線路延長概算

九〇〇哩

第二次計劃

總事業費

三〇〇・〇〇〇千元

線路延長概算

一・〇〇〇哩

(八) 工事進行中的和創設計劃中的水力電氣公司

赴戰江水電

資本 四〇〇・〇〇〇千元

長津江水電

資本 一〇〇・〇〇〇

興津江水電

資本 未詳

漢江水電

資本 五〇・〇〇〇

鴨綠江水電

建設費 七五・〇〇〇

然而朝鮮的產業發展，決不是為朝鮮人的產業發展，更不能使朝鮮人生活向上。隨着朝鮮產業的發展，朝鮮的財富，更急激的集中於日本人的大地主和大資本家的手裏。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朝鮮，已經把大部分的產業資本奪取在他們手裏去了。

(九) 貿易國別表(一九二七年)

輸出稅額

三五八・九二四千元

其中對日本輸出

三三〇・七九一

布爾塞維克

第二十三期

輸入總額

三八三・四七一

其中由日本輸入

二六九・四七三

(十) 漁業權國別表

朝鮮人漁船

四四・三六七

漁產額

二四・八四四千元

水產製造額

一九・三〇六

日本人漁船

三三・二六五

漁產額

二六・七〇七千元

水產製造額

一二・七五三

(十一) 鑛業權國別表(一九二七年)

礦區數

礦產額

朝鮮人

三三九

三一四千元

日本人

一・七四八

一二・三八〇

其他外國人

七

四・六三四

(十二) 公司國別表(一九二七年總公司之設在朝鮮者)

公司數

總資本

實收金

朝鮮人

一三一

五・四八千元

三・〇一五

日本人

八一二

五九・〇二

二五・五三一

七九九

合辦者 五六 三〇六五 三〇九七
 其他外國人 二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朝鮮，牠的榨取方法在初期不注重資本的輸出，而注重商品輸出，所以爲着朝鮮市場的商品製造，工廠不設在朝鮮，而設在日本，把朝鮮生產的原料品——米，棉花，生絲，製紙原料，煤炭，鐵礦等運到日本去，製造商品，把這商品，又運到朝鮮市場出銷。因此舊時朝鮮工業的發展是很緩慢的。

然而在朝鮮；（一）工業原料品的生產比較日本富；（二）依着水力電氣可以供給低廉的原料動力；（三）比較日本可以雇傭低賃勞動者，工作時間長久，並有許多失業的勞工；（四）節省運費；——於是到近幾年來，變換榨取徑路，漸漸的由商品輸出變爲資本輸出，爲着直接的榨取低廉的朝鮮勞工，在各處創設大規模的工廠來了。現在不能列舉統計表，然而近幾年來朝鮮工廠的急激增加，是實在可驚的。

（十三）工廠表（一九二五年末）

產業種別	工廠數	資本	職工數
製線業	五一	五,七六千元	二,九〇三
生絲業	三〇	四,七〇〇	三,四九〇
織物業	八二	一,六四〇	五,〇〇二
製絲業	一五三	二,五〇〇	一,二四二
製材業	五六	八,〇七〇	一,三三三
製鐵業	一一	二,〇〇〇	一,〇五三
精鍊業	八	三,〇〇〇	三,八一九
鐵工業	二八三	四,〇〇〇	三,八一三
陶磁器製造業	一四二	四,〇〇〇	一,九八一
瓦及煉瓦製造	一九四	二,八〇〇	二,七三二
烟草製造業	一二	六	一,八〇九
橡皮製造業	三一	一,三六八	一,九五八
精谷業	一,一九三	二四,〇〇五	一六,八四〇
酒造業	二八二	七,三二〇	一,八五八
醬油釀造業	九〇	三,六二〇	六〇一
製糖業	一	二七,二五〇	二二六
瓦斯和電氣	四五	三三,四七〇	六五三
其他	一,五八五	二〇,〇二九	二九,〇三九

總計 四〇・二三八
 (十四)重要工業材料表
 一、鐵礦埋藏量 五億萬噸

八〇・三七五

二、石灰年產額 一九二五年 六二二千噸
 三、棉花年產額 一九二五年 一三九・一八四千斤
 (未完)

中國革命與共產黨

瞿秋白著

定價大洋三角

目次

- 第一章 中國革命領導權之爭
- 第二章 中國共產黨之過去與前途
- 第三章 中國革命當前的問題
- 附錄

(一)中國革命中無產階級的新策略
 (二)廣州暴動之意義與教訓

目前幾個主要策略問題的討論（完）

克魯

弄明白了蘇維埃的性質與中國現時革命的性質，現在可以來討論誰應當做現時革命的領導者。革命羣衆中佔最大多數的是農民，照數量講或以現在各處暴動的數量講，亦是農民佔多。如此何以不說在農民領導之下實現工農民權革命，而必須工人領導之下？何以農民不行而必須工人做領導者？爲什麼既是一起革命而須要領導，好似工人與農民是不平等的？有沒有理論與事實的根據？我們說有，有馬克思列甫主義的理論與各國革命的事實作根據的。至於其餘的所謂貧民——城市工匠店員，手工業者及一般非剝削的激進的小資產階級，可以隸屬於工人或農民之下，故不專論。他們不是主要的階級力量，主要的是工農，故只就工農來討論。

農民在革命中的中用是如何的呢？看列甫同志是怎樣講的：

「如果誰要是學到些什麼東西了，他就可曉得，

所有的政治經濟學，所有的革命，所有十九世紀政治發展的歷史，都是對我們說：農民或是跟工人階級或是跟資產階級，中間是沒有的。」

「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統治力量，或者只是資產階級或者是消滅他的無產階級。」

爲什麼農民，他們的大多數都是勞動者，而不能獨立地照自己的路走？列甫說：

「農民按其生產的條件，生活的條件，經濟的條件與習慣，是半勞動者，半投機者……。農民是勞動者，因爲他以血汗得來的麵包，被地主，資本家，商人所剝削。他們是投機者，因爲他們出賣麵包，生活必需品，如果沒有這種物品，那麼就是以全部的財產去買，都是可以的。爲了麵包可以出千元，可以隨便出多少，甚之出全家的產業，都可以的。」

「農民世代代傳下來是這樣的，他的麵包，可

以自由的出賣。農民以為，這是我的權利，因為這
是我的勞動力，我的血汗。改造他的思想，很快是
不能的，這是長期的困難的鬥爭過程。誰以為進到
社會主義是：這一個打死別個，別個再打死第三個，
——那好點說是吃乳的孩子，或是政治的虛飾家，在
政治舞臺上去說，這種人大部分是背叛者。

「在還有商業經濟，還有飢餓的工人與竊藏多餘
麵包的農民并存之時，工人與農民就有一定的利益矛
盾。誰不願這種實際生活所成的實際矛盾，而只說
「自由」「平等」與「勞動民權」，誰就是好點說是
空話，壞點說——是虛偽的資本主義的保護者。」

由列寧的這些話中可以看出農民在革命中的地位，由
其經濟狀況，由其思想與習慣，由其過去參加革命運動的
情形，可以證明他數量上雖然多，雖然大部份的農民都是
勞苦者，可是他不能有自己獨立的路線，因之他們不能成
為徹底的民權主義革命的領導者。

能夠做徹底民權革命的領導者，只有無產階級。中
國無產階級之所以能成爲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不僅因爲他

曾經表示過自己領導與組織的作用——如「五卅」時之上
海總工會和粵港罷工時省港罷工委員會等，作過爲徹底實
現工農民權主義的最英雄最堅決的奮鬥——如廣州的大暴
動；不僅因爲他有最明顯的最低與最高的政綱與像領導者
的樣子去領導農民；並且還因爲他有很深的經濟的與廣大
發展的根據：社會上只有剝削而無勞動就不能存在，無剝
削而光有勞動則可以存在，工人勞動者無資本家地主可以
建設好的社會，而資本家地主無工人勞動者就不能組織社
會。這是第一點。第二點，現代工人是最新的新生的
階級，有大規模集中的組織，有社會化的生活，易於鬥爭
，易於訓練，所以他的力量最集中最重要，最能動搖社會
的全盤生活；最後，頂主要的一點是中國的工人階級狀況
真是與馬克思所說的那句名言「工人除了失却鎖鍊外，其
餘什麼都失不了」，一點都不差（帝國主義的資本家還有
時可以施些額外利潤的小惠於工人，而在中國的資本家連
此都無），所以中國工人最少幻想，最有革命的情緒，廣
以中國的民權革命要若徹底實現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
。最近各地的農民運動如不得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共

產黨之指導，決不能有如此經久，擴大，自覺的在一片一片地方得到勝利。爲什麼北方的農民不能得到如是發展。莫非北方的農民不如南方農民那樣急進要求革命？不是，北方農民恐比南方還要要求革命些。他們所以沒有如是發展的，主要原因是因爲北方的工人還沒起核心與大的領導的作用。湖南廣東江蘇等地有覺悟的工人與工人糾察隊（多部份是積極份子因爲被反動所迫而不能在城中活動的份子），成千成百的下鄉指導農民暴動，這是工人領導農民的一種事實。

我們應當參加工農民權革命，應當領導他們，並且應當堅決的領導他們。我在上面說過參加時應當不忘記無產階級自己的目的與特性，但這只是一點，還不是全部。我們應當很確定堅決的知道：工農民權革命，有其過去的與將來的兩方面，在過去（舊的）是軍閥制度，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帝國主義的剝削，亞洲式的野蠻。反對這種舊的反革命勢力，無產階級與農民可以有一致的意志，因爲這是一致的利益。至於將來——則是反對私有制度，雇傭工人反對主人，達到社會主義的鬥爭。此時一

致的意志就沒有了。因爲已不是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與工農民權獨裁的蘇維埃，而是由小資產階級民權主義到社會主義。

「人類到社會主義，除了經過無產階級獨裁沒有別的道路。」（列寧）

因此一方面應當肅清種種資本主義前的封建落後的關係，另一方面應當準備轉到無產階級獨裁，獲得一切國家的政治經濟的高權，鎮壓一切小商人或富農反革命的企圖。

在此革命中我們越能堅決的領導農民徹底的剷除舊的反革命的地主資產階級及其爪牙，越能把他們的政治機關及其連繫擊毀，使他片甲不留，越能斬草除根的消滅他們的經濟基礎，使他寸草無遺，則無產階級的力量愈能長大，愈能多獲得發展自己的民權，愈能鞏固自己在蘇維埃中的權利與地位，愈能減少將來富農反抗我們的抵抗力，愈能減輕我們轉變到無產階級獨裁過程的鬥爭，愈能鞏固蘇維埃的政權，使他不至變爲富農聯合帝國主義地主資本家起來復辟的機關，愈能使他成爲我們的機關，成爲世界大蘇聯中的一部份。

在已實現蘇維埃的地方，爲要鞏固這種發展，我們現在必須注意向農村無產階級（雇農）及窮農與佃農解釋他們自己的特殊的要求（就是澈底實現土地革命，分配土地後，富中窮農的成份還是有的，不過與以前地主時代的不同，此時他們發展要受國家的監督限制，或者亦可說是類似恢復到商業資本時代初期的成份。就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後，國有土地後，這種成份仍舊是有的，如現在的蘇聯），解釋富農的作用，設法使中農中立，頂好使他們傾向我們（就與他讓步些亦不要緊，只要他能跟們，如能積極的幫助我們更好）。注意富農的傾向力量與組織，尤其在現時（民權特別伸張的時候）應特別注意提高貧農的社會政治地位，使他們脫離受富農政治的影響，設法離散他們受富農的束縛，設法使富農勢力孤單，盡量的組織與武裝貧農，使富農的武裝力量照我們的意思去支配，預防他們那一天不與我們一起去打毀抵禦舊的反動進攻而快要與我們決裂的時候，即可馬上將他們解決。

要曉得工農民權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其中并無萬里長城阻隔着，非要經過多少多少年後或等到生產力發展到

了美國的時候，才可以到社會主義革命。

革命性質的轉變要看我們在現時革命中的積極與獲得的力量如何而定。假設我們的力量很充分，貧農跟我們，中農能中立，而富農要不老實要與其他的反動一起復辟，那我們就毫不客氣的要解決他制服他。因爲不如此我們就要吃他的虧。那時革命的性質變了，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革命了。這是一種可能，我們應努力的奮鬥去獲得此種前途。如我們對付不了富農與反動的聯合，如抓不住中農，如沒有強大的力量去組織好貧農，那就是我們的工作不行，那時革命的性質亦變了，蘇維埃政權沒有了，復辟了，那時必然恢復仍舊是投降帝國主義的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這種前途亦是可能。我們應當盡力的預防避免這種可能與前途。我們不必發達了生產力，階級長得大大的（何時算「發達」與「長大」是個問題）然後才奪取政權。我們可以現有的無產階級力量與農民一起先取得政權，然後以我們工農聯合的力量得到蘇維埃的幫助，可以比資本主義國家十百倍加速的去發展生產力，發展階級力量，發展文化，這亦是可能的。至於獨裁一層前面

說得太多了茲不再述。一句話，由澈底民權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必須有獨裁是一定的，轉變的形式是不是一定要用俄國用過的軍事共產的形式，或有一種新的較好的形式？此問題現在不能說定，要看以後的實際情形來定。但不能因形式變換連獨裁制都不要！形式可以變換，並且必須適合環境變換，但獨裁好似一種制度却不可變換。這是革命所不許的！

蘇維埃不一定是無產階級獨裁，此外還有工農獨裁的精義，中國今日的蘇維埃政權的精義是工農民權獨裁的精義。中國蘇維埃政權的性質亦隨革命的進展而轉變其獨

幾段隨感錄

拿了兩本革命評論和突擊，信手翻來，就看見一些閉眼睛說的東西，覺得有幾句『老生常談』非重談一遍不可。我很知道他們這些先生們也許是真心，也許是明知故犯，寫了許多似是而非的革命理論，夾在那痛罵反動當局的淋漓痛快的文字當中，是希圖煽惑小資產階級之人心，淆亂革命青年之觀聽的，那些已經在激烈爭鬥的環境中的

裁的性質。

如果我們能遵照列甯偉大的指示，能以布爾塞維克的清晰堅定勇敢的精神去領導中國革命，則一定可以在此次革命獲得巨大的勝利，那時中國的蘇維埃與蘇聯大本營聯合一起推廣蘇維埃的浪潮到印度爪哇波斯……使蘇維埃的波浪從此更廣大的泛濫於歐美。那時全世界的地面亦只有蘇維埃的紅旗飄搖！這是中國蘇維埃革命的偉大國際意義！

一九二八年二月五日

典琦

工農羣衆是決不會接受他們的美麗的言辭的。但是爲使革命進行中免除歧路起見，總得隨時指出他們的錯誤。因此寫下了幾段文字，但是淺薄的很，又太重複了些，用不着堂皇冠冕的題目，就叫它做幾段隨感錄。

(一) 民主革命誰能領導？

革命評論第一期，施存統『對於革命的意見』文中說

：「我們現在必須努力完成民主革命，造成真正的民國。……這個任務，在歷史上說，的確是帶有資產階級性的，但在中國，資產階級決不能完成這個任務，中國資產階級決沒有澈底反抗封建階級的勇氣和力量，他們只有跪倒於封建階級腳下。中國能夠反抗封建階級完成民主革命的，只有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

同一期內馬澹「中國革命之今日和明日」文內說：「至於後一種意見，以為中國資產階級，不能建設民主政治，無產階級只有突進到社會革命，這即是所謂中國階級發展率永久性的革命；那末，一天一天只有無產階級去幹社會革命，不但迫着小資產階級去投到反動勢力的懷裏，農民亦有危險（因農民只要農業自由經濟）；結果不僅革命不能永久，恐怕要立時中斷。」結論自然是資產階級才能領導民主革命了。

他們一個說資產階級不能領導民主革命，一個說資產階級能夠領導，究竟不知道他們有沒有一定的理論？

不過他們講到中國革命的性質問題，都是說現在還是民主革命的階段而不是社會革命的階段。這一點不能說

他們錯了。他們的錯誤是都不肯說：這一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必須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夠成功。施存統能夠說出資產階級不能領導民主革命，而不能說出應該由無產階級來領導。馬澹就簡直說要資產階級來領導。

以俄國革命為例，不但十月革命是無產階級大顯其身手，而且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是無產階級居於領導地位，俄國資產階級並不能完盡其任務。俄國民主革命能夠迅速轉變到社會革命的時期，即是因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階段中取得領導地位的緣故。

革命的同志們應當請問施存統和馬澹：中國的革命，誠然還沒有到社會革命的階段，誠然還是要先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是，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能不能完成這一任務呢？現在已經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是不是還能領導這一革命呢？

（二）聯合農民呢？聯合資產階級呢？

中國現在還需要完成民主革命，但這個不是說無產階級還需要和資產階級合作。一般人都承認民主革命的任務在掃除封建的勢力。這一封建勢力從豪紳以至軍閥官

做，其經濟基礎完全在舊的土地制度。如果不改變土地制度，那末，豪紳地主軍閥官僚永遠不能消滅。如果不爲着改變土地關係，農民也不會起來革命推翻封建統治而建設新的民主政權。所以目前民主革命的內容，主要的，是剷除封建的經濟基礎，即土地革命。因此無產階級應當與農民聯合完成民主革命而不應當與資產階級聯合。

而且，中國的資產階級是和豪紳地主狼狽爲奸的。有許多工商業者還兼了地主的資格。而豪紳地主也漸漸商業化了。製造土貨多半還是農民的副業，如湖南，瀏陽夏布寶慶紙都是如此，只有很少的工廠如平江紙廠之類是資產階級的。但這些資本家同時是當地的地主豪紳。販賣土貨的商人現在很少，他們的資本是很少的，也不能算做模範的資產階級。現在重要的商人，他們只是販賣洋貨兼做原料輸出的生意，可以說盡是買辦；他們是帝國主義者的附庸，他們不感覺封建勢力妨礙他們的事業。此外只剩得少之又少的仿造洋貨的資本家，他們也許和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政治都有些兒衝突；但是他們勢力太薄弱了，不敢澈底的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他們也

會聯合工農向封建勢力示威，但是當着工農羣衆勢力擴大時，馬上轉過來和豪紳地主階級妥協合作。中國資產階級豪紳和地主的關係既然如此，那末，無產階級更應當與農民聯合去打倒他，才可以根本剷除封建勢力而完成民主革命。

總之，豪紳軍閥應打倒，民主革命應完成，然而，爲了這個，我們不能聯合資產階級。我們應當聯合農民。

(三)目前是不是蘇維埃革命的階段？

現在有一班人，批評中國共產黨現在的政策，說是太超過時代了。他的意思，大概有兩點。一點是這時候還不應組織蘇維埃政府。一點是這時候不應由共產黨單獨領導革命。

這一班人，大概還是留戀着去年上半年的情景，不知道時代已經超過了他們自己了。

在從前，資產階級還有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作用，所以國民政府還得存在。那時國民政府的確沒有壓迫工農，雖然他不是站在工農的立場，雖然只是資產階級所領導的政權，他只是爲得利用工農以提高自己的地位。

及至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漸穩，工農羣衆的力量已很大，他爲得鎮壓工農而反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及軍閥。國民政府也被他們拿去做反革命的工具了。

到現在，國民黨，國民政府，青天白日旗，這些東西，一概應當打倒。我們也不用再建立新的國民政府了。因爲以後的革命，應當由無產階級領導。

資產階級領導的政權叫做國民政府。無產階級領導的政權，應當叫做蘇維埃。名義是不可以混淆的。

他們懷疑無產階級領導革命過早了嗎？決不。自五卅以來反帝的大潮是無產階級所領導的。可惜北伐的軍事鬥爭不是無產階級的領導，去年兩湖的土地革命，無產階級沒有很迅速的正確領導，尤其是沒有進而領導革命政權的決心，因此革命的大局被資產階級所破壞。

他們懷疑無產階級領導即是無產階級專政嗎？這也不是。蘇維埃政府在現時的中國應是工人農民兵士等等的貧苦民衆的民主專政，不過是要在無產階級影響之下去顯現他的作用。一方面他承認非無產階級份子參與政權且代表其利益，另一方面又要使他們漸漸地都無產階級化

。蘇維埃是非常民主的，但對於豪紳資產階級則是專政的。

他們以爲應當經過小資產階級領導的時期嗎？小資產階級是不堅決的易於搖動的。他們不能領導，只能參加革命。

至於共產黨之單獨領導中國革命，這是時勢造成的。試看去年南昌葉賀暴動，不仍然是豎起國民黨的旗幟嗎？直到國民黨完全死滅，羣衆對於國民黨完全絕望之時，共產黨還沒有打倒國民黨的聲音，其實還太客氣呵！

自國民黨崩潰以後，直到今年六月，才看見有所謂突擊派（假定是革命的）之產生，這一年中中國共產黨即令要找革命的同盟者，又從何處去找呢？然而遍地的農民兵士貧民都是共產黨的同志，共產黨又何會是孤獨地進行呢？

現在突擊派反對無產階級的領導，將來的命運難免不像夾攻派一樣成爲資產階級的工具。他們終究不是一個革命的同盟者，使共產黨當然成爲唯一的革命黨。

革命的青年們！認清目前是蘇維埃革命的階段，及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自然可以發現懷疑這種主張的過

早的人們之爲不堅決的革命投機派。

(四)第三黨是將歸宿於什麼主義？

我今問：第三黨是信奉什麼主義？

人們何不遲疑地答：第三黨是繼承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是信奉三民主義的。

可是，甚麼是三民主義呢？民族主義是要我們去學日本的，民權主義是剝奪得人民一權都沒有的，「民生主義就是資本主義，一名剝削主義！」（見本報前各期秋白同志關於三民主義諸論文。）這根本是反革命的主義，信奉這種主義的黨，如果不叫做「中華反革命黨」，而仍叫做「中華革命黨」，那就是歷史的錯誤！

自然，第三黨的先生們，可以答覆我們說，他們信奉的三民主義是革命意義的，不是反革命意義的，是照第一次大會宣言所解釋的，不是照胡漢民戴季陶等所解釋的，

甚至不是照孫文自己所解釋的。我們可以答覆第三黨的先生們：三民主義沒有甚麼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分別，他只是一個，他只是現在國民所實行的主義！現在國民黨的實際就是正宗道地的三民主義，再沒有甚麼別樣的三民主義！

如果他們一定要說，他們信奉的是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宣言上的三民主義，不是現在國民黨所實行的三民主義，那他們就應該知道兩點：第一點，這個宣言是鮑羅廷起草的瞿秋白翻譯的，他的精神是共產主義，不是甚麼三民主義；第二點，這個宣言所解釋的三民主義，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方能稱配，方能實現。現在第三黨明白反對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權，可知他們所信奉的三民主義，仍舊是正宗道地的三民主義，即現在國民黨所實行的三民主義。

我們的死者

沈資田同志傳

陸吾仁

沈同志似蓮，原名資田，江蘇上海人，生於一八九二年，年三十七歲，家中稍有資產。幼時曾學洋貨業，店主很信用他，所以滿了師，就託他經理店務。一九二〇年，江蘇省立第二師範附設職業補習夜校，沈同志入校求學，跟江西趙幹同志（原名醒儂）等創職業市，結合同學以爲社會改造底先驅。明年社會主義青年團公開徵求團員，又跟趙幹同志同時入團，沒有多少時候，便以年齡關係，改隸共產黨。五卅之後，沈同志正在報關業義務學校當教員，那天帶了一大隊學生，領導羣衆在南京路往來，高呼反帝國主義口號，從此後益加努力於革命工作了。其時曾任中國共產黨上海南市部委書記，一九二六年受黨的委任，奔走於上海淮北間，運動土匪響應國民革命軍。這年冬天，上海第一次暴動，沈同志爲南市指揮員之一，與奚佐堯同志共同工作，幾乎爲李寶章爪牙所捕。沈同志屢次遭遇危險，甚至把他所經營的資生工業廠也停閉了。後來上海歷次暴動，他從沒有一回不積極參加的。穿了一件破舊袍子，天天咬着燒餅充飢，嘗盡了艱難

困苦，而他底意志益發堅銳。等到反革命的國民黨，背叛革命，舉行清黨，沈同志因爲努力職工運動遭反革命者所忌，而通緝，上海是不能住了，於是間道到杭州，由中國共產黨浙江省委，派任爲江干區委書記，過了幾時，便調任中城區委書記，後來擔任中國濟難會浙江省總會主任，兼中國共產黨杭縣縣委常務委員。去年十二月某日，集會於杭州西湖飯店，跟史學章同志（原名池菊莊）鄭桐同志（原名陳丹池）等爲偵者所捕，至二月九日就遭了難。臨刑的辰光，面色不會有一些改變，大呼共產主義萬歲，打倒反動的國民黨者好幾回。嗚乎烈矣！沈同志秉性極其肅篤，朋友相與之間，從沒有過分的舉動，勸懲懇懇，祇恐待人待的不周到，所以羣衆統通信服他。妻張女士，很早就逝世的。沈同志遺下一個六歲女孩，名叫毅新。

一九二八年於滬北

悼袁孟冰楊望等

星月

這次我回到江西的時候，正值白色恐怖嚴重的籠罩着全省，許多英勇善戰的革命同志都犧牲於新軍閥槍刀之下，在順德門外，每日平均至少有一兩個共產黨員槍斃。

資產階級與一切反動的土豪劣紳，上在那裏拍手慶祝，頌揚朱培德王均鎮壓共產黨的德政。他們似乎在那裏說：「領導工農羣衆與我們拚命的共產黨徒，現在已捉的捉，殺的殺，從此我們可以高枕無憂了。」

當去年雙十節的時候，南昌時時傳佈一種恐怖的消息，說共黨要乘機暴動，當時全城戒嚴，我們的勇敢戰士袁孟冰不久遂在城內被捕，其時有許多人竭力赴各方營救，并有人到熊育錫處請他疏通，誰知這位天字第一號的土豪劣紳熊猴子竟板起面孔來，自以忠實同志自居，說什麼「站在黨的立場上，不能對任何共產黨寬恕」——可憐得很，熊猴子在民十二的時候，還率領全校學生慶祝曹錕登位，如今搖身一變，居然變成三民主義的忠實同志，真不愧為孫猴子的徒子徒孫了——我們的孟冰和同道的楊超，王環心不到幾天便做了白色魔王鐵爪下的犧牲者了。

孟冰號玉冰，又別署冰冰。他在學生時代就有階級的覺悟，曾加入S Y，民國十三年，他曾被蔡成助捕去一次，幸營救得快——那時他的先生熊育錫還未得意，也幫着營救，可是到了現在，他竟反眼不認人，於此可見中國

階級分化得顯明——不久便出獄。

他在上海武漢江西會負責做過很重要的工作，他那勇敢的精神，靈敏的思想印到許多同志和工農學生的腦子裏永久不會磨滅。如今他死了，可是他的赤血將從地下噴發，洗淨黑暗陳腐不堪的江西。

楊超是我中學時代的同學，他雖然祇比我大兩歲，可是他比我覺悟得早，他在中學一年級的時候，便從事於革命運動，愛讀革命的書報，他在校的成績是素為一般教員同學稱許的。十四年他轉入東大附中讀書，努力於南京的工人學生運動，當時五卅案起，他席不暇暖，奔走不息。去年他在武漢江西做工作，甚得一般革命羣衆的信仰，不幸於十月間竟與孟冰同時被捕，不久便與孟冰環心諸同志同日犧牲了。死時年僅二十三歲。

此外還有許多努力的同志，如王環心曾天字李建康王宗淵，都陸續為反動的爪牙抓去槍斃，我苦不知道他們的歷史，不能詳述，我祇有說他們的鮮血將從地下如泉一般的噴湧起來，沖去一切的白色勢力。

一九二八年三月